蘿藦亭札記

鸞孔盤雲以揚采文之華也而野鶩瓦雀亦具羽毛蘭檀從風以流芬香之至貴也而蒿蕭蕺艾亦有臭味世之老師宿儒說經鏗鏗才人墨客道古娓娓

者固已多矣固已精矣如僕陋劣乃復伸眉搖筆振振有辭斯誠醯雞井鼃之見哉然而穿穴群言差勝博弈勒成一編可佐讌譚或者得如凡鳥小草之被

邑滋榮與所謂靈禽嘉卉同游並茁於六合之內亦未可知也若謂覬附於作者之林則僕何敢

同治癸酉季春塗水

喬松年自識

蘿藦亭札記卷一

徐溝喬松年撰

今人墨守講章見持古義者則訝而譏之宜爲通儒所笑然漢儒拘墟膠執如師丹因劉歆移書博士請立左氏至乞骸骨此等見識與今之章句鄙生何異

容齋隨筆謂易中所言魚皆指巽

易羣龍無首無首戒以勿先也即無爲禍始無爲福先之意宋均曰不可爲首先之者凶隨之者吉此說得之 博羅張萱疑耀

夕惕若厲　說文　趙景眞與稽茂齊書注　漢書王莽傳後漢書謝夷吾傳皆以四字連讀

女子貞不字謂不孕育非謂不許嫁古人無以許嫁爲字者毛西河說良是

袁楷曰繫辭中釋鳴鶴在陰以下七爻自天佑之一爻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以下十一爻皆文言傳也誤雜入繫辭中當移出附於文言後說雖新而極有義

胡朏明易圖明辨謂天地之數易與洪範共之大衍之數雖易爲然洪範不得有之言大衍者不可雜以洪範此語尤精

先天圖無所依據有識者多指其僞愚按作此圖者借說卦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四語立意但其圖天南地北恐未得爲定位水火仍相對未爲不相射於此

四語亦未符合也愚意說卦此語但泛論其理並非指爲方位當如此若因此語而爲圖以實之則誤矣

卦變圖及筮儀皆非朱子所作門人妄增耳

古文尙書朱子疑之而未昌言斥之明梅氏鷟作考異乃力攻其僞盡發其覆本朝閻百詩作疏證以申其說王西莊鳴盛又作尙書後案及後辨以竟其義後出之書以前人之書爲基繼長增高益詳且密故王書尤精此外通儒多同此議史遷親從孔安國問故今之古文若果爲安國所學史遷不容不見乃史記所襲用尙書之文皆今文而無一句古文是史遷並未見此古文也則非安國所學明甚據此一節卽可斷

其爲僞而無疑史遷所述有在今文尚書之外者疑是安國所受眞古文矣西莊後案旣闢東晉古文之僞又蒐討鄭康成注於羣書而彙存之其爲功於鄭學洵大

毛西河謂古文不僞作寃詞以折梅闢此亦愛古守舊之意與其輕疑不如過信亦未可全非特作僞之顯而易見者莫甚於割堯典以爲舜典增出二十八字彼姚方興者何所受之直臆造而已臆造而割裂之致堯典止於帝曰欽哉堯之事未終而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入於舜典矣孟子引此語而曰堯典眞鐵案也必不得已而欲强分爲二或於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以下別作舜典而删去粵若稽古帝舜二十

八字固亦無稽猶勝於從愼徽五典斷章也　王西莊後案曰姚方興祇妄增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其濬哲文明以下十六字則劉炫所妄增蓋據陸氏釋文以言之釋文曰曰若至協于帝十二字爲方興所上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陸氏之意似謂二十八字之異本姑亦行之迺王肅無注蓋陸釋此音用王注也是此濬哲文明十六字王子雍無注毛西河讀此乃以聊出之於王注爲句無施也爲句謂此十六字出於王本之據如毛說則無施也一句不可通矣西莊以毛說爲非西莊是也西莊指爲劉炫所

增者因竝有僞造古文孝經之疑而竝舉此二十八字剟爲舜典請列學官故斷爲竝增　西莊後辨録數條於此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左氏莊八年莊公謂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杜注於臯陶邁種德下曰逸書也於德乃降曰苟有德乃爲人所降服是德乃降是莊公語非書也　襄十二年臧武仲謂上所不爲而民爲之是以加刑上所爲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引夏書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襄二十三年仲尼曰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哀六年孔子曰夏書曰允出茲由已可矣此葢與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同

蓋僞傳及疏皆非也　五子即是五觀楚語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古今人表啟子五人號五觀列於下中五子之歌當是史臣記五子淫樂致亡之事非五子能作歌述祖德感時君愚按書序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爲賢爲不肖固未斷定孟子引葛伯仇餉及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至民大悅當是湯征之文不應入虺誥又引徯我后后來其蘇復有書曰兩字必別是一篇古文乃以接於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之下謬矣愚按孟子三引此書皆曰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古文尚書減去二字不合論語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

朕躬孔安國注曰此伐桀告天之詞墨子引湯誓其詞若此今文以此數語入於湯誥而孔傳不援論語以爲解同一孔安國果其見此湯誥而爲之作傳豈注論語遂忘之顧乃旁引墨子目爲湯誓哉周語內史過引此亦以爲湯誓韋昭注亦以爲伐桀之誓

湯誥逸文見史記殷本紀凡一百二十六字（愚謂此是史遷受之孔安國者）

伊訓逸文見於漢書律歷志所引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

緇衣引尹吉曰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三句緇衣目爲尹吉古文乃入於太甲

桐是地名非湯墓所在劉向告成帝曰成湯無葬處至哀帝建平元年因行水

乃得之縣在薄 孔安國時安知湯之葬處孔傳曰經營桐墓立宮非也 咸有一德史記及鄭注皆列于湯誥之後太甲之前自是成湯時作古文乃列於太甲之後僞孔傳目爲戒太甲不可信 愚按書序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又曰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伊尹作咸有一德是作咸有一德緊承既黜殷命必是與湯誥同時所作乃見天君臣咸有一德之義今指爲戒太甲而爲追溯之詞謬甚

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孟子引書如此以上文引詩例之則此引書當至武王恥之皆是書語乃斷以此武王之勇也與上文此文王之勇也相配且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所以見武王之勇

古文改爲余何敢有越厥志便與孟子說經之意大不合矣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注論語親而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不仁人謂箕子微子今僞孔書傳乃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正與論語注大相反豈有出一人手而彼此互異如此者　今朕必往湯誓有此語蓋湯之興師民猶有疑故湯告以必往若武王則八百諸侯畢集無疑無沮而襲湯以爲言豈非夢語　哉生魄謂月之三日月初生也鄉飲酒義云月三日則成魄說文月部霸字云月始生霸然也周書曰哉生霸承大月則二日承小月則三日所引說文語止此以下是西莊語　旁死魄謂二日即哉生魄之前一日也劉歆以死魄爲朔

生魄爲望或以爲望之次日皆非也僞古文乃增一哉生明之目旣欲以月之初生爲生明則必擠生魄於望後而不知其戾於古訓愚按班書律歷志曰死霸朔也生霸望也與說文不同而哉生明之目總屬妄造　昭我周王天休震動史臣言之則可武王自言則不可　墻面襲取論語字放心襲取孟子字　以上皆王西莊語

說文霸字下曰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周書曰哉生霸　白虎通曰月三日成魄　此兩條以生魄爲在朔後之二三日　漢書律歷志曰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武成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翌日癸巳武王朝步自周二月庚申朔甲子陳於牧野一月之朔或是庚寅或是辛卯旁死魄或是初二或是初三　孟康注旁

死魄曰月二日以往月生魄死故言死魄魄月質也　志又曰成王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甲子王乃洮沬水　天保正義孔穎達曰月至三日始死魄而出謂魄死而月生即孟康之意　此數條以死魄爲在朔後以生魄爲在望後兩說相反未審孰是　律歷志又謂月采篇曰三日曰朏近人王筠說文句讀改許君承大月承小月兩語曰承大月月生二日謂之魄承小月月生三日謂之朏此亦强爲分屬無所依據西莊謂旁死魄即哉生魄之前一日恐亦未合也

蔑與臯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

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　右今文益以泰誓（白魚入舟）爲二十九篇梅鷟曰二十八篇并序爲二十九篇僞泰誓出自民間不在伏生所傳二十九篇之內愚按梅說是也

大禹謨五子之歌允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　右古文二十五篇又析堯典之半作舜典析臯陶謨之半作益稷析盤庚爲三篇析顧命之半爲康王之誥并序凡五十九篇（孔安國序以此論之則二十九篇一篇是序明甚）

任釣台曰今文二十八篇多方在多士之前多方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多士承之曰昔朕來自奄語意相貫祇一伐耳古文以多士居前多方居後作孔傳者遂謂伐奄有三亦因膠執多方篇中至于再至于三故謂是言夫至再至三本非實數意謂我之教汝至再至三而汝猶不從則將大罰殛之耳任謂多方在多士之前蓋本梅氏舊所序然史記多士在多方之前而王西莊孫淵如所序目次亦以多士在前蓋本書序也不知梅氏所據在何書當再考之　梅氏之序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

尚書後辨說命下入宅于河辨內引白公子張不記出於何

書當撿之

任釣臺曰漢巫蠱事在征和二年實武帝卽位之五十年也衛皇后傳外戚世家不及巫蠱事疑史遷之卒在征和前孔子世家云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是安國卒於史遷之前更不知有巫蠱之獄今其序曰會國有巫蠱事顯非實也其意葢據班志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以爲確證不知自班氏乃要其終而言之獻之是一時之事將須於學官而遭巫蠱不果又一時之事今作安國自語則舛矣

崔東壁述曰三苗已竄三危禹何爲又征之且以舜之德不

能格乃舞干羽而遂格此是宋韓詩外傳而增飾之允征羲和廢職罷斥可矣何用興師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又言既戊午而獨不言月無此文例荀子凡引書皆曰書云其引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兩語乃指爲道經則本是道經語作僞舜典者竊取之

文選注三引放勛欽明是唐人以四字爲句（後漢書馮衍傳章懷注亦同）宅南交下鄭注曰南交下三字摩滅故以意補之所補即曰明都三字古文南交下別無三字蔡注亦未申明康成之說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爲一句百姓謂有爵有姓者故喪三年四海庶民則不行三年

喪但遏密八音而已

說文旻字下引虞書曰仁閔覆下則稱旻此引虞書當是說書之語非經文也必是說欽若昊天之傳今詩傳於昊天有此語而書傳則無之是亦孔傳不足信之一端以五經異義為是歐陽學之說

五品不遜謂父母兄弟子非中庸之五達道淮南子則云五品不慎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長幼之序此略與中庸之達道相近

史記殷本紀述契商頌正義引書皆曰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後漢書鄧禹傳策順帝往亦同唐石經五教下重文倘可辨

今本脫五教二字

王嘉封事無教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師古曰咎繇謨之詞愚按今作無教佚欲蓋傳寫之誤而孔傳亦以無教逸欲爲訓是以疑孔傳爲僞

在治忽史記作來始滑漢書作七始詠愚意七始詠尚可通來始滑則絕不可通　古文七作桼其形近來而致誤　安世房中歌有七始華始之句

堯舜固稱帝禹亦稱帝有夏一代之君皆稱帝史記可按也目爲王者蓋後人之意若果當時史臣斷不敢不以帝號予禹今大禹謨不曰帝禹而曰大禹知其非實矣

王西莊曰蔡邕獨斷漢明帝詔有司采皐陶篇製冕旒此指余欲覩古人之象數語也可見彼時益稷並不分篇又揚子法言至孝篇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爲忠謨合皐陶之爲嘉是則稷契亦必有贊帝之言載於益稷篇中子雲猶及見之而非僞古文割裂皐陶謨爲之者

任釣臺曰皐陶謨無曰若稽古四字吳草廬曰伏生本無此四字梅賾所增

華蟲傳曰雉也愚按考工記方土圖火山龍鳥獸蛇鄭康成於鳥獸蛇下注曰華蟲也與書傳異

書傳以作會宗彝斷句蓋以宗彝爲酒尊謂畫山龍華蟲於宗彝而截去日月星則不成辭矣孔仲達以日月星辰山龍

華蟲六章為在衣藻火粉米黼黻六章在裳析粉米為二

至于陪尾漢書作橫尾

宋傳寅禹貢說斷力駮鳥鼠同穴之說以為只是山名無同

穴之事見亦陋而固矣

皇帝清問下民古文作君帝杶榦栝柏古文作櫄榦栝柏今

本尚書多從古文獨此兩條從今文

李善注越石勸進表朔南暨聲教五字作一句

盤庚序將始宅殷束晳謂是將治亳殷孔仲達謂束說非序

是也

微子我舊云刻子孔傳刻病也子謂微子王充論衡引此文

云我舊云孩子謂紂孩時即性惡此此解甚新而人尟引用

泰誓數紂之罪罪其官人以世三代皆世官未可為罪也以是為罪蓋執後世以律往古此亦作偽之一節乎

鴻雁箋引書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未言何篇或是眞泰誓

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上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 新序

淮南子武王伐紂渡盟津左操黃鉞右執白旄瞋目而麾之余在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此與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語意相合

召誥凡言越幾日皆從本日計數起如戊午社於新邑越七日甲子自戊至甲共七日也畢命庚午朏越三日壬申自庚至壬共三日也惟武成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庚戌自丁至庚蓋四日矣則所謂越三日除去丁未一日愚意當從召誥畢命召誥是今文定不誤畢命雖古文而此語出自律歷志亦不誤武成惟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翌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此數語采於律歷志餘是僞作其越幾日之數不可從也

武成逸文漢書律歷志凡三段作僞武成者但襲其一而忘其二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越翌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

征伐紂僞古文襲之　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又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翌日辛亥祀於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於周廟此二段僞古文遺之

中𡯁紀聞曰余蕭改正洪範自王省惟歲至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移屬之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之下意固相貫但六經不可擅爲移改即洪範内惟辟作威數句似與高明柔克不連又當移置何處耶

陸士衡弔魏武文李注引尙書高明柔克而解之曰高明謂日月也

旅獒馬融謂獒作豪謂酋豪鄭康成注亦然謂西戎遣其酋豪來獻見於周

惟爾元孫某臨文不當諱此諱之者是成王發金縢而讀之史臣讀至此爲成王諱康成說

康叔之康乃國名非謚也康叔先封於康後移封於衛故祝佗曰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若是謚無緣錫命時以爲名也水經注曰潁水東歷康城是其地矣康誥是武王封康叔於康所作酒誥梓材是成王移封康叔於衛所作三篇非同時也

文選張悛爲謝詢作求置江東孫氏守冢人表李善注引尙

書曰乃爾先祖成湯革夏駿命　今多士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李注以俊民作駿命連革夏作句文義勝於作俊民但李所據不知何本

任釣臺曰武王十五年有誥沬士之誥見竹書紀年　成王六年又有明大命於沬邦之誥故舊本首言成王若曰以別於武王之誥蓋史臣追加成字　唐孔穎達謂無稱謚之理刪去成字蔡氏乃並康誥三篇皆目為武王矣梅鷟以為成德之訓不及任氏之解金仁山云梓材篇首伏生原本作周公曰孔安國改王若曰致啟蔡氏之誤仁山此言不知何據

論衡引梓材曰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

多方臣我監五祀按竹書紀年三年伐奄五年遷殷民於洛營成周七年周公誥多士於成周愚疑此多士卽是多方竹書誤記耳此與臣我監五祀恰合　孫淵如謂伐奄一在誅武庚時一在營成周後恐非　任釣臺解臣我監五祀謂武王十二年立武庚成王元年武庚叛王伐殷以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計之合五年尙恐非是

班固典引蔡邕注御東序之秘寶句以流其占下注引尙書曰顓頊河圖雒書在東序解之曰流演也雒書皆存亡之事尙覽之以演禍福之驗也愚按此所引於今本大異且申言雒書則雒書二字定非衍文梁茝林曰顓頊是天球之誤愚

謂四字音形相去甚遠不得謂因近似而誤此與張士然請為孫氏置守冢表注內所引華夏發命同是漢時別本耳
鄒陽獄中上書司馬喜臏腳於宋注引呂刑曰臏者脫去人之髕也今呂刑無此語注亦無此語
竹書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注平公郎君陳周公子伯禽弟禮坊記孔疏謂君陳是伯禽弟殆本於此此外不知尚有可據否
君陳曰爾有嘉謨嘉猷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前儒論成王教臣歸功於己非賢君之言愚按坊記子曰善則稱君

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引君陳此語以爲證此理以君教臣則不可也以臣教臣則可也故就君陳論之則其言有獘自坊記論之則其言無獘排古文者謂古文皆采摭經子所引逸書以成文愚按於此一節其采摭之迹郎顯而可見者坊記固無臣人咸若時一句僞古文旣欲用作君教臣之詞則不能不益此一語若果有此語坊記必不删之也

若有一介臣釋文馬曰耿介一心端慤者公羊十二年亦作一介文選注亦屢引作一介

公劉爲后稷曾孫書武成詩大雅疏並同愚按此之曾孫對先祖而言凡裔孫皆可稱非以祖父子孫曾孫五代計數而

言也國語祭公謀父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不窋失官蓋棄爲后稷而世其官故曰世后稷也及夏衰而不窋失官其距棄固已數代史記誤以不窋爲后稷之子若是后稷之子何至遽失其官且其時夏政未衰也公劉是不窋之孫劉敬傳曰周自后稷十有餘世公劉遷邠斯言得之　譙周古史考已疑史記之誤

春秋繁露引書厥辟去厥祇

歐陽尚書說曰螭猛獸也見曹子建白馬篇詩注

尚書大傳沈四海鄭曰祭水曰沈顏延之郊祀歌注

詩之標題先題毛詩國風次題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下題

鄭氏箋孔疏謂周南關雎第一及詩國風是太師舊題詁訓傳是毛公自題毛之一字是河間獻王所加鄭氏箋是鄭自題此亦臆造如周南關雎第一六字爲一句是太師舊題毛公何肯於其中竄入詁訓傳三字河間獻王喜毛學亦未必增此毛字大抵此題乃東漢學者爲之未可定爲出於何人之手至鄭氏箋尤不容自稱爲氏或謂雷次宗所題雖不可信猶勝於謂爲自題也

陸德明釋文曰舊說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余按朱子詩說截自詩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至是謂四始詩之至也以此一段目爲大序而以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直接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目爲小序是以前後兩段爲小序中一段爲大序不知何所據而斷之如此

陸德明釋文又曰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今謂此序是關雎之序總論詩之綱略無大小之異解見詩義序並是鄭注所以無箋云者以無所疑亂故也　愚按陸氏此言意謂序無大小之別意良是然前

儒旣有此目亦當求其說陸前謂舊說自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至末謂之大序此但謂關雎也自葛覃以下三百四篇之序當名之曰小序耶當名之曰大序耶在先儒似概指爲小序愚意三百四篇之序雖長短不同而非出一人之手前人或謂子夏作序而毛公踵爲之或謂毛公作序而衛敬仲踵爲之序或與傳異義自非毛公所作文選錄詩序題爲子夏作固以序在毛公之前然愚細審序語其發端一二語或至三語發明大意者則古序在毛公之前者也其推闡之語則後儒衍之或卽衛敬仲所附益後漢儒林傳謂衛宏爲詩序當指此耳四庫全書提要

論亦如此　釋文所引鄭詩譜今詩譜不見有此語其謂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極爲難解小序在前大序在後豈在前者冉㳄兩朝合作在後者乃是本文耶其意或以關雎序爲大序餘三百四篇序爲小序乎　緇衣序曰釋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義謂鄭志答張逸曰高子之言非毛公所著以是觀之則序後推闡之語爲後儒附益無疑

三百四篇序其後儒附益之語與毛傳不合者鵲巢傳但云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而序乃曰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不應一人兩義若作序時先立德可以配之義其作傳必

發揮之今兩說不同知傳是毛作而序非也陳風宛邱鄭風出其東門召南羔羊曹風鳲鳩衛風君子偕老序與傳皆不相應

詩序起語縱非子夏毛公作而詞句簡而有要後儒附益之語便多枝蔓卽關雎首章變風變雅蓋穿鑿之言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殊未切於情事又解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此尤不成文理將謂臣工樂得淑女以配文王耶抑謂宮人樂得淑女以配文王耶抑謂后妃樂得淑女以配文王耶此只錯綜夫子所云哀樂傷淫四字湊逗成文隔塞不通旣曰憂在進賢而又曰哀窈

窕窈窕豈賢之別名耶而無傷善之心疏謂無傷害道之心尤不可通乎按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皆以聲音言之樂記所謂聲淫及商即此淫也係聲哀即此哀也序以性情言之大誤此亦後儒附益之語　毛傳曰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又曰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是明以淑女爲后妃鄭箋乃迂曲其說謂后妃之德和諧則貞專之善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謂三夫人以下是以一則字代是字謂后妃自爲后妃淑女自爲淑女詩遂爲后妃求淑女所作而又以好匹君子爲和好衆妾何其紆折不近情也　鄭以哀窈窕爲衷窈窕亦

以窈窕無可哀也但序意以哀樂淫傷錯舉非衷字之誤
孔穎達又覺不淫其色於語氣不合乃謂女過求寵是自淫
其色此言不淫其色者謂后妃不淫恣己身之色如是曲解
可謂支離　朱子解詩多誤而於關雎尙得大意亦曰作序
者乃析哀樂淫傷各爲一事而不相須已失其旨至以傷爲
傷善之心則又大失其旨而全無文理也　人或謂展轉反
側卽是哀而不傷琴瑟鐘鼓卽是樂而不淫解亦良得然如
此遂可謂性情之正則壯男渴欲得妻者皆能之矣
愚謂關雎之詩原無深義文王爲世子娶婦此是宮僚侍臣
賸詩如後世之催妝因而被諸管絃以付樂府追累仁積德

旣受天命追溯所由遂以冠諸詩之首但以爲吉言非以爲理語孔子所贊指其音節非謂詞句說詩者就詞句以求義理斯舛矣朱子謂宮人試思當爲何人之宮人耶王季之宮人則非體文王未必於未娶之先置宮人以爲侍故愚斷爲宮僚侍臣所作寤寐反側是假設之詞並非事實所謂善讀不詞者

楊升菴曰程伊川云小序是當時國史作如不作則孔子亦無由知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愚按此所引伊川先生語不知出何書以大序爲聖人作豈以爲孔子所作耶前儒以未有此論

雅頌皆入樂二南亦入樂獨國風不入樂耳漢儒泯二南於國風於禮之胥鼓南詩之以雅以南皆不敢謂爲二南乃指爲南夷之樂其誤實甚獨宋程大昌斷爲卽二南之南最爲卓識然必欲移易毛傳篇題刪去國風二字則又非矣左傳明言風有采蘩采蘋豈可刪哉二南雖在國風之中而可入樂餘風則徒歌而不入樂　南自是樂名漢儒未達斯解乃謂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葢萬古如長夜也周南召南正如大雅小雅

呂氏春秋曰禹巡省南土塗山氏候禹於塗山之陽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

黃東發日抄曰王雪山云南是樂歌名卽大夏也黃是朱子
弟子雪山名質
漢儒正雅變雅正風變風之說迂而不可通其說以爲雅者
正也至幽厲之詩不可言正則又目之爲變雅果使幽厲之
詩不得爲雅則何如不編於雅乎何必既列於雅而又別之
爲變雅乎王風與變雅又何所區別乎葢雅之異於風者以
音節不以文義不以美刺如今之唱曲同一曲文或爲崑山
調或爲弋陽調如就字句以求其所以異者則舛矣宋程大
昌曰南與雅頌皆合於樂其餘諸國之詩皆徒歌不入樂又
曰詩有南雅頌猶書有典謨訓誥誓命各有其體非命名卽

有優劣也此言最爲得之

南陔六詩有序而下綴有義亡辭知作序之時此六篇未亡毛公作傳之時此六篇已亡而衛宏亦無從附益序語也

古語周道闕而關雎作又曰康后晏朝關雎作刺此謂取美詞以諷之作謂作樂之作

周公居中王畿在焉故所得多后妃之詩召公在外地皆侯服則諸侯大夫士庶人皆有詩可采

卷耳之詩求賢審官其訓已久朱子解爲后妃思文王於情得矣而於起化致治似無與也儒者或疑后妃不當預聞國政不知邑姜太任太姒皆所謂聖女非可以唯酒食是議概

之者紂之聽婦言者惡其惟其言之是從後世所嘲婦唱夫隨故有牝雞司晨之戒若后妃有遠見卓識知求賢才以助國斯固贊君德而非奪主權妻道也亦臣道也曷爲而不可乎　所謂我者非后妃躬親訪賢亦非指使臣皋使勤勞但設言賢者之難得爾　暢用修曰陟岡陟砠若后妃思文王而登山飲酒殆傷於義此蓋代文王設想陟岡陟砠文王之行役僕是文王之僕馬瘏是文王飲酒若後世詩計程應說到梁州非后妃自道升菴此意頗新然是就朱注衍之耳非經旨也

采蘋序大夫妻能循法度可以承先祖共祭祀毛傳於季女

解作徵主卽與序不合鄭箋引昏義謂婦人始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成而祭牲用魚芼以蘋藻與季女字相合而又曰季女設羹則非禮也斯又鄭君之迂左傳賓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苟爲非禮左傳何故舉以爲美詞耶朱子仍指爲大夫妻恐大夫妻不得稱爲季女

箋又曰季女不主魚俎魚俎實男子主之此只据特牲少牢俎皆男子主之之一語而推其意別無所憑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列女傳謂召南申女許嫁於酆夫禮不備而欲迎之不肯往遂致之獄因作是詩按今之爭財禮而稽婚期亦可援是以自解乎

野有死麕無感我帨無使尨吠貞女拒狂且之詞元人王柏乃以爲淫奔之詩視朱子目鄭風多爲淫奔尤無情理栢又謂關雎男女之事不可爲篇首益迂而妄矣此所謂陋儒乃得從祀兩廡予所不解

一發五豝凡十二箭爲一發 猗覺寮雜記

抱衾與裯疏諸侯一娶九女夫人專夜餘八人姪娣六人爲貴媵二人爲賤二人一夜五夜則周而復始夫人不須別設帳餘夜二人故抱帳往望前先卑望後先尊如初一日媵之姪娣抱帳往初二日二媵二人初三日夫人姪娣初四日大人姪娣御畢便抱帳還初五日夫人專夜則與君同帳也至

十六則夫人專夜十七則姪娣二人抱帳往十八姪娣二人十九二媵二人二十媵之姪娣亦御畢抱帳還　所以用帳者其意謂一人同君宿一人當別一帳則雖兩人實抱一衾一裯也又以此五日一周言之若值小建則姪娣缺一夜之侍矣此實仲遑自造典禮公羊以左右二媵為貴姪娣為賤與此不同

詩小星鄭箋解抱衾與裯是諸妾肅肅然行或早或夜以次進御裯者牀帳諸妾夜行抱被與牀帳待進御洪容齋曰宮嬪何至抱衾而行況於牀帳非一人所能致此詩蓋行役使臣之詩愚按洪君此說亦如朱子之臆斷耳宮人抱衾後世不廢斯制未可非之至牀帳謂牀上之帳非謂抱牀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宋戴岷隱曰洵誠也言我心甚誠而意不得申也岷隱名溪

騶虞賈誼曰騶者天子之囿虞者囿之司獸宋嚴華谷謂騶是騶御引七襄為證虞是虞人

深則厲說文作砅謂積石以渡此解良是有狐之詩謂在彼淇厲是矣若解作褰衣則淇厲不可通也

出宿於泲飲餞於禰宿當作縮謂縮酒禰謂祖禰之禰是遣女告廟之事惠松崖說

飲餞於禰禰當音濔集注禰字下注音你幼讀時嘗疑之後見釋文引韓詩作坭始知朱子於此音蓋有取於韓詩然從

其讀而不改從其字何耶

六珈之制見漢書輿服志

蒙彼縐絺是紲袢也鄭箋謂當暑袢延之服語不可解正義以袢延爲熱氣尤非是以朱子解作束縛葢紲即縲紲之紲袢類羈絆之絆以此生義然夏日服絺而束縛之恐無是理愚按說文褻字下引詩作是褻袢也褻但作私服解袢字下解作衣無色也以此解之只是以絺爲褻衣而不湅染如今人之著本色夏布汗衫耳　段懋堂說文注謂袢延是漢語葢揩摩汗澤之意亦是臆度　愚又按蒙彼縐絺是以展衣蒙縐絺非以縐絺蒙展衣則縐絺只是褻服無疑若必於紲

字之義求之則子虛賦有褕襬之語襬卽纚也亦襜褕之類襜褕婦人服見史記索隱

朱子注詩彼黍離離謂苗似蘆高丈餘誤矣似蘆高丈餘者秫也俗語謂之高粱院北人猶謂之秫　黍與稷相似故詩人謂以爲黍也乃是稷耳謂心憂而目眩若是高丈餘之秫不至與稷相溷

揚之水是嘆平王微弱不能使侯國奉職轉勞王人出戍若謂刺平王不仇申而丙德之乃爲之戍非也明言三國非僅戍申詩中彼其之子卽指應戍三國之侯猶曰夫已氏云爾顧氏棟高說

襄二十六年七子賦詩獨伯有以鶉之賁賁見斥子展賦將

仲子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未嘗以淫詞責之昭十六年六卿賦詩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大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韓起亦未嘗以媟瀆譏之是爾時說詩實如小序之意而非如朱子目爲淫奔也野有蔓草小序曰思遇時也語最耐涵泳而又曰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此即爲朱子開其說矣若實指爲男女失時思會所作則何堪賦以贈答哉是以愚指序末之語爲後儒附益也　子大叔賦褰裳小序曰思見正也以見韓起爲見正固無不可但其詞曰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毋乃近傲且狂童又離指乎然韓起乃曰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似

不可解愚爲之解曰狂童指楚子太叔謂晉不郵鄭鄭將折而入楚然楚簒狂童非我所樂從也韓子善之者善其言之切於事理鄭不入晉即入於楚耳

詩齊子豈弟鄭箋作闓圛謂開明也與下之發夕相對爲文謂方明即行也

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此固夸美之詞然足見開國之始便用奄人宜終致趙高之禍

蒹葭之詩李天生曰此是周民思其故君

無衣之詩管緘若曰此詩之作蓋豐鎬之民望平王中興復伐西戎如南宋之初中原父老望旌旗耳所謂王指周天子

而言非秦君也晨風如何如何忘我實多亦周民念君之詞
月出詩第二章舒懮受兮受字從丈與從又之受字不同其
音本讀作到不煩改叶今本皆作受誤也惟宋槧呂氏讀詩
紀不誤　此詩皆取險僻之字爲後世詩人聱澀一派所託
始揣其必當用受字不用受字也特懮受與天紹殊不得其
解耳
天夭是椓張衡曰速速方穀天夭是加是天夭當作夭夭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毛傳旦爲啟明夕爲長庚泛謂明星不
指爲何星孔疏啟明是太白長庚不知爲何星鄭夾漈曰啟
明金星長庚木星然則今人以長庚爲太白者誤矣

與雨祁祁顏氏家訓引作興雲祁祁於義爲長

管緘若世銘以時文名世其說經謂姜嫄是無夫而孕商頌天命元鳥當是元鳥氏非鳦卵也此二解雖是創論頗合事理管是武進人嘉慶中官御史

大戴禮謂帝嚳四妃姜嫄生后稷簡狄生契慶都生堯常儀生摯　江鄭堂藩曰鄭箋謂姜嫄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妃據命歷序帝嚳傳十世堯去嚳世甚遠是堯稷契皆非嚳子也爲高辛世妃蓋謂高辛後世君之妃也鄭堂又謂有邰乃姜嫄母家嫄感帝武而孕必是其夫不以棄爲子幷令嫄大歸故棄長而即有邰家室迨奕世滋大遂祗推本於姜嫄

之德特爲作廟不復追祀其夫以情度之理或然矣　馬融以后稷爲嚳之遺腹子亦以周人只主姜嫄不主帝嚳故爲是說如爲遺腹所生爲之子孫者豈能恝置其祖不如江鄭堂之說爲近之也　稷契若是堯弟斷無堯不肯引以爲佐而待舜命官之理以此可破其誤　置之隘巷平林寒冰皆欲棄之而勿字也故名之曰棄鄭箋乃曰天異之故姜嫄寘后稷於牛羊之徑亦所以異之是姜嫄知寘於寒冰必不死也烏有是理哉毛傳以履帝武爲從高辛以行語固平正然無解於隘巷平林耳周禮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序先妣於先祖之上先妣謂姜嫄先祖謂后稷

不曰成之謂不程課以時曰韋昭國語注如此解
昊天有成命之詩成王不敢康先儒之說皆謂卽是文武韋昭注國語亦然愚按詩明言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明是二后指文武成王指武王之子成王誦卽周語亦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循周語意義解之豈得以成王卽指文武二王哉朱子定爲成王誦良是
詩稱亦右文母毛傳以爲文王之后太姒馬融解有婦人焉遂指爲文母宋邢凱坦齋通編曰文母猶之啟母卽文王之母王季之配太任也漢書杜鄴方正策云禮有三從之義雖

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顏師古注文母謂太姒劉仲馮駁之曰文母文王之母所謂繫於子也何預太姒慝按邢劉兩說爲長

詩在泮獻馘在泮獻功或以泮宮講武爲疑禮器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注謂告后稷也又謂郊學也是頖宮爲郊學且祀后稷因其祀后稷故告武功小學在郊此大小學孔疏曰天子以小學爲辟雍郊特牲王立於澤鄭注澤澤宮也按澤宮必即是辟雍王制獻馘於學固無可疑

齊有彗星晏子引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新序雜事第四

中庸引詩衣錦尚絅而釋之曰惡其文之著也按詩無此句

但有衣錦褧衣鄭箋曰褧禪也禪縠爲之句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爲其文之大著也　愚按縠是今之亮紗加於錦上猶見錦文但不大著非全不見錦故有合於中庸之道丰詩此句下鄭箋是庶人妻嫁時之服碩人詩此句下鄭注此是道中之服至國乃易法服翟茀是也則褧衣固非禮服孔沖遠正義引衣錦褧衣爲衣上有衣之證誤矣　單縠即是今之亮紗者洛陽令郭珍每當暑召客侍婢數十盛裝飾羅縠披之袒裸其中使進酒吳主使伎女羅縠倮體蹋鼓衆賓皆笑以此兩事觀之知單縠即是今之亮紗見太平御覽

黃之紀曰太王翦商翦勤也謂勤王家意本爾雅釋詁然釋

詁曰翦勤也郭注未詳其義則勤之解猶未確太王雖不必有翦商之志而周室開基推本太王亦子孫歸美先人之道正不必爲之諱而曲爲之說

左傳解詩與小序毛傳相合者如碩人爲莊姜作黃鳥哀三良桑柔爲芮良夫作以及卷耳四牡常棣湛露彤弓車舝其解並同也其稍異者無衣之詩序以爲剌用兵左傳以爲哀公爲申胥而賦文王左傳國語皆以爲兩君相見序無此語斷章所引左氏之解有與序傳異者宣十五年昭十年兩引陳錫載周皆以能施爲訓成八年引遐不作人以求善爲訓宣九年昭二十年兩引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至貽厥孫謀以

燕翼子文三年引之以喻子桑之忠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襄二十四年引之而以爲有令名也夫是皆別出一解非本旨耳　定九年引竿旄彤管似以彤管爲徵物與毛傳亦稍不同宣十二年引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謂爲怙亂與箋同襄十四年引行歸於周謂爲忠也亦與箋同

楚詞注引詩誶予不顧廣雅引詩歌以誶止誶告也卒或作卒與孔略似故訛作訊

尙書考靈曜五穀稺熟注引詩稙稺菽麥

爾雅郭注引魯詩陽如之何

陳琳爲袁紹討魏武檄引詩無然畔換

桐城張舜卿欲更定大武七詩之序以於皇時周爲第一天作高山爲第二文王既勤止爲第三昊天有成命爲第四於鑠王師爲第五綏萬邦爲第六於皇武王爲第七左傳引大武只三章與今次第亦不同

朱子解詩有不如序及疏者亦有勝於序及疏者其不如序及疏者　卷耳序后妃求賢朱后妃思文王　柏舟序仁人不遇朱指莊姜愚按孟子引憂心悄悄慍於羣小以況孔子孔叢子曰讀柏舟見匹夫之志不可易則仁人不遇之義爲長　雄雉序刺衛宣朱婦人思君子　靜女序刺時篓君及夫人無德故陳靜女彤管之法朱淫奔期會　木瓜序美齊桓朱男女贈答　君子于役序刺王朱婦人念夫行

役　君子陽陽序閔周朱婦人喜夫歸　采葛序懼讒朱淫奔　丘中有麻序思賢朱婦人望所私　將仲子序刺莊公朱淫奔　遵大路序思君子朱淫婦爲人所棄　有女同車山有扶蘇　籜兮　狡童序皆刺忽朱皆淫女　褰裳序思見正朱淫女語所私　丰序刺男行女不隨朱婦人期男子有異志不從旣則悔之　風雨序思君子朱淫女喜見所期之人　子衿序刺學校廢朱淫奔　揚之水序閔無臣朱淫者相謂　野有蔓草序思遇時朱男女相遇　有女同車數詩七子六卿賦以贈答定非淫詩　風雨子衿古訓相傳尤爲昭著東門之墠序曰刺亂也其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一語卽是衞宏附益之者殆不可信惟溱洧一篇是士女放情冶游然鄭箋謂相與戲謔遂行夫婦之事亦可笑　東方之日

序刺衰孔疏女拒男朱女就男　晨風序刺康公朱婦人念夫　東門之池序思得賢女配君子朱男女會遇　防有鵲巢序刺宣公信讒朱男女有私而憂　菁菁者莪序樂育人材朱燕飲賓客　其勝於序及疏者　關雎序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朱美太姒　終風序遭州吁之暴朱指莊公　君子偕老胡然而天胡然而帝箋尊敬之如天帝朱見者驚猶鬼神　葛屨傳以好人爲女子郎縫裳之人朱以爲郎褊心之人　伐檀序貪鄙無功而食祿朱美不素餐者　葛生角枕錦衾傳謂齊則角枕錦衾箋謂夫雖不在婦自齋而行事不失其祭正義謂夫既不在妻將攝祭乃出夫之齊服而覩之

朱皆不取　衡門序誘掖僖公朱隱居自樂　株林箋以胡爲乎株林從夏南爲國人責問之詞以匪適株林從夏南爲靈公譁抵之詞蓋以兩句爲一句不得謂章四句矣朱以四句皆爲民相語之詞　隰有萇楚序疾君淫恣朱人歎不如草木　七月女心傷悲傳箋女子感時而思嫁公子謂女公子言與女公子同嫁朱不取此說　東山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箋婦之新來時甚善今則久矣不知何如以戲軍士朱不取此說　伐木舊作六章朱作三章　黃鳥序刺宣王朱民適異國不得其所　我行其野序刺宣王朱民適異國失所依　十月之交序刺幽王箋刺厲王孔疏亦謂厲王以豔

妻爲剡妻朱以豔妻爲褒姒　楚茨信南山　甫田　大田
序皆刺幽王朱公卿有田祿者　瞻洛　裳華　桑扈　鴛
鴦　頍弁　車舝序皆刺幽王朱諸侯美天子天子美諸侯
天子燕諸侯諸侯答天子燕兄弟親戚燕樂新婚　賓筵序
衛武刺時朱武公悔過詩從韓詩説　魚藻序刺幽王朱諸侯美天
子　采菽序刺幽王朱天子答諸侯　黍苗序刺幽王朱召
伯南行　生民履帝武傳從高辛行朱履大人拇迹用鄭箋履大神
之迹説　民勞板序皆刺厲王朱同列相戒　崧高序吉甫美
宣王朱吉甫送申伯　烝民序吉甫美宣王朱吉甫送仲山
甫　韓奕序吉甫美宣王朱詩人送韓侯　江漢序吉甫美

宣王朱詩人美召穆公　昊天有成命成王不敢康孔疏以爲文武朱子以爲成王誦　執競序祀武王朱祭武王成王康王　臣工序諸侯助祭朱戒農官　噫嘻序春夏祈穀朱戒農官　雝假哉皇考箋指文王既右烈考箋指武王朱皆指文王　閟宮朱更定章次　有舊說本誤而朱子循之者

有狐綏綏箋謂婦人寡而憂是子無爲作裳者朱從之

凱風序衞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朱從之

詩序自小弁以下至何草不黃皆以爲刺幽王朱子惟於鼓鍾白華兩篇取序說餘皆不取思按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

頍弁車舝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采菽黍苗諸篇皆不見有刺譏之意惟魚藻但言王之飲酒安居或近於刺耳朱子目鄭詩以淫奔是望文生義其詞句固近似也唐朱餘慶詩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本朝商寳意詩曰託買吳綾束何須問短長妾身君抱慣尺寸細思量若不知作者何人不知作者何意但望文生義則洞房固新婦之詩吳綾固寵妾之詩誰曰不宜朱子目鄭詩以淫蓋類此孔子謂鄭聲淫非謂詩也儒者總混詩與聲爲一故關雎之不哀不傷鄭之淫皆誤屬之於詩關雎何幸鄭詩何寃

雜摩亭札記卷二

徐講喬松年鈔撮

紀子帛莒子盟於密伯或作帛以爲裂繻之字也然古鼎銘有云單子伯者是子伯原有此稱但不可解耳若以爲裂繻而比之内大夫終是無理

左傳初獻六羽是侯國用六也公羊則謂公用六侯用四魯侯國而用六僭也然魯固稱公或可用公禮

左傳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揮之謂懷嬴揮之蓋先則奉匜沃盥後則悔而揮去之謂揮匜與盥器奉匜沃盥是妾媵之事見儀禮懷嬴欲以匹耦自處故揮去之疏謂揮搠也謂以濕手

澗其衣是誤爲重耳揮懷羸於情事不合

左傳天子經畧注聚土爲封曰畧謂經營此畧書曰申畫郊圻經是申畫之意畧是郊圻之誌今用方畧智畧則因六韜三畧之畧而衍之

舟斂守之陳詩庭曰說文作澤之目御御之重文作斂疑當作舟斂

文十三年文子賦四月杜注謂思歸思謂魯方睦鄭豈得明言思歸此蓋傷時之無霸

左傳襄十年臨于周廟杜注謂文王廟此注誤也周公爲祖[illegible]公爲宗周公廟爲太廟魯公廟爲世室此外惟有姜嫄閟

宮若別有文王廟則魯頌與禮記何故不一及之耶　趙伯循曰魯禘文王謂祀文王于周公之廟以周公配之更爲率臆自造典禮卽援杜注文王之廟以解之亦不相合伯循之意若以爲杜注所言文王有廟是也則何不就文王廟行祭乃迎而令其下就於周公之廟耶若謂本無文王之廟但於周公之廟增祀文王而令周公退處於側毋乃不情乎伯循此語本無所據集注不當采之

春秋子野卒左傳謂毀也方望溪顧棟高皆謂是季氏所弒故書法與子般子赤一例誠能於數千年後上窺聖心　按顧又引趙木訥經筌黃若晦通說趙又引趙存耕之語此數

書予皆未見

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謂書其弑逆於簡冊傳之萬世不能改用以爲懲此外如天王狩何陽齊豹書盜之類就舊史之文修之所謂大義數十者其餘或曰或不曰或稱字或稱名與夫尋常朝聘會盟皆是恒詞說春秋者動謂有一字之褒一字之貶遂疑夫子執筆如後世作書發凡起例先立科條愚竊以爲不然夫子謂述而不作又謂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乃肯自擬格律以爲予奪耶其書王或曰天王或曰王正如後世或稱皇帝或只稱帝非有他義而以王不稱天爲貶夫子以侯國之臣而貶其主之王先爲戎首又何以杜亂臣

乎必不然矣爲此論者總是以私意測聖人疑夫子所爲筆削者别有深文奥義大異於人者而不知夫子祇據事直書别無奇特也即如書許止弒父自是弒矣左氏謂飲其藥而卒太子奔晉直是進酖行弒耳否則胡爲出奔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揣彼時必止先委咎於藥既不能掩然後出奔君子此語正是因其委咎於藥而逆折之非曲原之也若以爲正論則凡爲臣爲子者皆不可進藥於君父矣焉有是理公穀乃謂止實不弒書弒責其不嘗藥又以書弒爲聽止書葬悼公爲赦止語如兒戲穀梁至謂止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逾年而死果其如此而目以弒君夫子豈不

酷於張湯哉　漢儒解經迂謬類此者多宋儒固亦有廓清之功

公羊精於言理而不善於比事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立嗣之通義而以論仲子桓公則疏君子大居正傳國之大義也而以釋宋穆公之渴葬則舛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應變之微權也而以例祭仲之逐君則悖爲人後者爲之子禮也而非所以論仲嬰齊之爲兄後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仁也而非所以論公孫會之不書叛因其爲公子喜時之後父不受誅子復仇是也施之等夷乃可非所

論伍員之于楚平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亦是也家庭則可而非所論於衞輒之拒蒯聵故專言其理未嘗不精而所指之人則謬戾無當此管緘若之言誠切中公羊之失世之儒生但能言理議古而不能斷事治今皆公羊之類也

十三經疏惟公羊疏不題撰疏人姓名小學紺珠以為唐徐彥作今殿刊本從之

敖不可長謂游遨也長當讀平聲謂不可恒游於外若傲為凶德當絕去之不但不令得滋長也

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當作一句讀今以作字絕句作兩

句讀非也樂記聖人作爲父子君臣與此句法正同

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爲一句主人言已當先入敷席方敢延客入是以客辭卽辭其先入敷席也鄭注固辭又讓先入似以主人請入爲席爲序事之詞眞入而爲席乃出而迎客客所辭乃在讓入失其意矣集說亦未釋及

奉席如橋衡說苑爲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衡者此上之橫木蓋桔槔之軸耳

去齊尺謂以手摳衣著手之處距衣下一尺蓋太下則須俯身太高則提掇不盡距衣下一尺乃爲合宜非謂距地一尺

蓋摳衣但不令絆足以致傾跌不煩摳至一尺之高也鮮作去地尺非也　攝齊升堂之攝則當訓攝爲整治蓋恐衣之散緩若以去齊解之謂爲摳衣亦非也

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此句承上文解屨不敢當階而言就屨跪而舉之是狀解屨之事屏於側是釋不敢當階之意至下文鄉長者而屨方是退而著屨集說以就屨爲著屨其意謂以人就屨恐非　以就屨跪而舉之釋上文則六字作一句讀若以就屨爲著屨則就屨二字當作一句跪而舉之當作一句

嫂叔不通問鄭注問相稱謝也集說無問遺之往來愚謂不

通問者只不身自問答耳豈使人相問而亦不可哉

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正義之解不可通陳氏後一解曰此祭謂臨食之祭父不祭子謂父食子所進之食則不祭夫不祭妻者謂夫食妻所進之食則不祭似可從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集說曰側席獨坐一席也一說偏設之變於正席也專席單席也席有重數居喪則否愚意專席乃是獨坐一席耳側席謂不正鄉而旁鄉非側身坐亦非移席令偏偏設之解未安

或謂曲禮牛曰一元大武一節本無稷曰明粢一句此句乃後儒羼入余按蔡邕獨斷引此全文正無稷曰明粢一句然

則謂是後儒羼入者信而有徵

敖繼公曰伯魚之母出而不再嫁者故伯魚有服子上之母出而再嫁者故子上無服此亦臆度之詞不如周亮工謂出母者所出之母猶之所生母也左氏康公我之自出是出字之義謂伯魚子上皆庶出伯魚爲所生母持服子思則不令子上爲所生母持服此論最愜大勝先儒

檀弓防墓崩一事江愼修曰殷俗不合葬周俗合葬孔子從周古者墓而不墳周人作墳孔子以己爲東西南北之人亦從周會雨而崩孔子悼其未從殷而從周意謂若仍從殷制則不煩慮此耳無他意義若新墳値雨而崩既崩而門人修

復皆恒情無足訝者　門人後蓋因雨止修墓而返故後也可以意得之否則門人徒以墓崩告而孔子曰古不修墓豈任其崩而不顧耶無是理也

高郵孫遂人雍正甲辰舉人其論檀弓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一事爲古人所未到謂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當連讀爲句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爲倒句蓋殯淺而葬深孔子父實淺葬於五父之衢因少孤不知其詳但知葬彼而不知其爲葬爲殯至是孔子母卒欲合葬於防而以父葬之深淺爲疑如其殯而淺也則可啟而遷葬如其葬而深也則體魄已安必不遷矣問於郰曼父之母灼知其爲殯乃啟

遷而合葬於防蓋聖人之慎　蓋殯也直是倒裝句法耳
孔子父爲鄹大夫鄹曼父之父必是邑子襄殯事者故其妻
知之確也　孔子父殯於五父之衢定是仍用殷禮墓而不
墳雖知其處而不能灼指方位必詢舊人乃知之假使無可
詢者亦必於斯地前後左右發而求之矣　先儒乃謂孔子
不知父之葬處但殯母於五父之衢豈理也哉
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
也鄭注曰末之猶微哉言卜國無勇愚謂此是公慰兩人之
詞謂戰未先卜倉卒而敗末字是未字耳蓋古人必卜御與
車右惟公以此語解二子之意而縣賁父仍自責爲無勇故

公誅之若公既責以無勇則不必再記責父是無勇也一語矣禮文只言責父之死而注乃言二人赴敵而死不解何故

檀弓子思哭嫂爲位自必有兄然孔叢子謂一子相承以至九世是子思無兄此兄或是孟皮之孫孔蔑之子與子思爲同曾祖者或疑子思有兄而先亡見鄭志

齊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鄭注內謂正寢之中大故謂喪憂正義周禮國有大故謂寇災戎禍又謂外爲中門之外至家思謂居於內是指家室居於外是指堂室此大故是謂有寇戎禍或有他變故與家臣子弟謀慮

之若謂堊室未聞家家作一堊室於中門以外以備治喪也葢古人宮謂之室其內謂之家此家室也所謂內也堂之兩頭亦有室此堂室也所謂外也是有疾不可出外則居於內之家室有大故不暇入內則居於外之堂室顧或疑致齋當遠婦人何故亦居於內然室固是東西房夫婦固可異處正可閉戶自精若在堂室則猶嫌囂矣　天子六寢諸侯三寢大夫之寢無明文愚疑當有兩寢喪大記大夫世婦卒於適寢䟽曰適寢猶今聽事處既曰適寢而以聽事處比之則亦必有燕寢所謂內者或是燕寢所謂外者或是適寢總不得指居外爲中門之外有堊室耳

予惡夫涕之無從也或解之曰從謂有以副之也無以副之則哀為虛哀負此一涕故必脫驂以副之愚按劉孝標重答劉沼書有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則是舊解

吾子欲之則瑗請前請前謂我欲先得之伯玉謂文子欲奪瑕丘我先欲爭之言此見人苟有所爭則他人皆可相競集說謂前行以去非是

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鄭注與及也是以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十四字作一句讀誠甚漢儒之拙樸於此等處可見一斑

遣車一乘及墓而反此是一事舊說析為二事非

子思之母嫁於庶氏未知其爲被出耶抑伯魚卒而改嫁耶檀弓又有子上之母死一事人遂謂孔氏三世出妻愚意子上之出母謂其生母耳非其母被出也江愼修則謂先君子喪出母卽指夫子謂叔梁公先娶施氏無子而出之乃娶夫子之母顏氏後施氏卒夫子猶爲之服非伯魚之母施之被出不知何據

王制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謂一跪兩叩也然則尋常之拜乃每一叩必一跪若再拜則須兩跪矣

子姓卽子孫也　儀禮鄭注言子姓者子之所生也賈公彥疏子之所生則孫是也

月令其蟲倮鄭注謂虎豹之屬淺毛其蟲毛乃注云狐貉之屬恩按虎豹明明有毛有文豈得曰倮亦獸也豈得與狐貉分類原鄭之意蓋以倮蟲三百六十人爲之長求倮蟲而不得强以虎豹當之考之大戴禮及樂緯稽燿嘉皆謂倮蟲三百六十屬聖人爲之長然則倮蟲者謂凡人也人固無羽無毛無鱗無介所謂倮也人貴於羽毛鱗介四物故居中央凡人以聖人爲長猶之凡鳥以鳳爲長凡獸以麟爲長也或疑凡人未必有三百六十種未思人類不同夷也蠻也閩也貉也戎也狄也苗也氐也羌也長人也僬僥也穿胷也儋耳也交趾也以及後世之猺也鮮卑也蠕蠕也㑩也蛋也沙人也

犵狫也猓玀也吐蕃也𤞑紇也黎也猺也猞也今之倭也白人也黑人也緬人也此外若泣珠之鮫人日南之野女徼外之馬化皆人也細析之類亦夥矣試就鱗蟲觀之只龍與魚兩種耳使可指爲三百六十人亦何不可析至三百六十耶特因家語落一聖字但曰倮蟲三百六十人爲之長鄭君必但見家語而未尋求大戴與樂緯故强分淺毛之獸爲倮蟲淺毛之獸又豈能滿三百六十哉且麟鳳龜龍皆神物必聖人乃可相提並論若尋常昏愚之人豈可與麟鳳龜龍抗行乎　聖人爲凡人之長不但謂中土之羲文周孔卽釋迦亦彼土之聖人也卽馬哈默特耶穌亦彼土之聖人也　吳草

廬亦謂倮蟲即人

禮記中之月令卽呂氏春秋之四時紀亦卽古人所謂明堂月令也漢紀永平二年詔曰其班時令注謂月令此是漢令非謂禮之月令　魏書李謐傳隋書牛宏傳述明堂而皆稱作大戴禮盛德篇是隋以前目爲盛德篇唐以後乃以明堂篇稱

毋燒灰當是毋燒炭觀季秋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可見且古人用堊尚未有今之石灰若棄灰於地之灰則不可禁也

嘗疑七十二候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爲一候閉塞而成冬爲一候强分爲二於文爲割裂於事爲穿鑿後讀五禮通考

已指其誤

曾子問昏禮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孔疏以爲別嫁別娶古今無此情理宜毛西河詆之毛謂使人請壻弗取爲一句蓋女家若爲辭讓壻則仍娶此女而后嫁之是仍嫁此壻義勝於疏然鄭注請請成昏是請字必應斷句愚意既云不得嗣爲兄弟有可以他娶之道壻弗取者謂壻不肯他娶女家仍以此女嫁之禮也兩字兼指壻家女家　江愼修謂女之父母使人

請壻家取之禮之常也萬一有他故不欲娶則女氏亦不能强然後嫁之此禮之權宜似亦未得經意江又謂不得嗣爲兄弟此語正是不欲其嫁此解恐非若此語是不欲其嫁則候至除喪更萬萬無弗取之理矣

文王世子胥鼓南鄭注爲南夷之樂四夷皆有樂何以獨取南樂夷樂亦何可以教世子此正當是二南所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即詩之以雅以南也詩中小雅與南皆可入樂風詩但以爲歌季子見象箾南籥即此南也若南是南方之樂則季子便視爲士風矣明堂位昧東夷之樂任南蠻之樂若是南夷之樂則當云胥鼓任

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鄭注不言夏從春可知此臆說也禮文明言春誦夏絃太師詔之秋學禮執禮者

詔之冬讀書與書者詔之是春夏之先師爲一人故夏則不煩再奠也

凡始奠於先聖先師鄭注謂周公若孔子 計此禮尙在孔子之前或專指周公第如專指周公則何不即謂爲周公而泛謂之先聖劉氏彝曰虞庠以舜爲先聖夏學以禹爲先聖殷學以湯爲先聖東膠以文王爲先聖任啟運集此固揣測之詞然亦見先聖必非一人矣

不臺門疏謂門外有臺按禮器謂臺門以高爲貴則是門在臺上如今作門之有重階乃是以高爲貴若別作兩小臺未能高過門也孔疏於郊特牲臺門下疏云兩邊起土爲臺臺

上架屋

三老五更當據蔡邕獨斷以更爲叟觀俗書嫂字作㛐可見或謂老之與叟其義無別竊疑三老是國老五更是庶老故漢以桓榮爲三老李躬爲五更其各用一人者猶公孤之不必備也鄭康成謂原各一人以老人更知三德五行則合老更二字串解近於牽强

五味六和五色六章舊說謂五味益滑爲六和五色益玄爲六章愚竊以爲不然和者兩味相劑章者兩色相儷六和當是甘與酸爲一和酸與辛爲一和辛與苦爲一和甘與鹹爲一和鹹與苦爲一和鹹與酸爲一和六章當是青與白爲一

章赤與黑爲一章青與赤爲一章赤與白爲一章白與黑爲一章黑與青爲一章若甘與苦甘與辛鹹與辛酸與苦皆不可以和也六章以考工記推測之六章鄭氏取考工記土以黃其象方以下爲六章則是方土圖火山龍鳥獸蛇爲七種矣

何敬祖雜詩注引德産之緻也精微

郊特牲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此殺乃降殺之殺非殺戮之殺注疏皆以爲殺其大夫謂公子慶父公子牙非也

大蜡八注謂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愚按經文當以先嗇司嗇爲一而以百種爲祭之一郵與表畷當分爲二經文於祝辭言昆蟲毋作言祭並

未及之當云先嗇司嗇一百種二農三郵四表畷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鄭注祭百種句謂嗇所樹藝之功使盡饗之意謂祭用百種耳

內則細者爲膾大者爲軒焦弱侯曰軒疑是幹之訛儀禮特牲饋食禮佐食舉幹注牲肉長脇也可證

月令逸周書呂氏春秋淮南時則訓管子皆有之王氷注素問引七十二候與今不同易通卦驗亦有之愚按後魏始以七十二候入歷

內則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此爲相對之文謂冢婦毋怠介婦介婦當敬冢婦卽兄友弟恭之意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作一句讀毋

字貫下謂毋怠介婦毋不友介婦毋無禮於介婦也鄭注非

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集說謂前後各十有二旒非也當是前後各六若前後各十二則重不可勝司馬彪漢書儀服志采周官禮記尙書之文制冕天子白玉珠十二旒公侯十旒皆有前而無後恐是臆造

登席不由前爲躐席疏曰應從下升若由前升是躐席也此蓋以爲字讀去聲登席不由前作一句謂登席不得由前爲躐席爲一句乃釋所以不由前之故陳氏集說旣謂疏說明白而又謂八字當作一句登席當由前與疏正相反陳於曲禮毋踖席亦謂登席當由前殆非

玉藻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乘以拜賜 句 服以拜賜 句 皆當爲句鄭注敬君惠也四字注於服以拜之下是以乘以拜爲一句服以拜爲一句而服以拜賜之賜字一字乃作一句矣不可通也

裼襲之制孔穎達疏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據露裼衣不露裼衣爲別 孔謂襲衣之上尙有正服者以鄭注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云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曰衣錦絅衣裳錦絅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歟据此因謂襲衣之上尙有正服是裘之外尙有三重衣予竊疑其不然須見杭

大宗世駿續禮記集說辨之謂禮經正文皆未嘗於裼襲之外別言正服蓋裘上加裼衣即是正服以其露見裘故曰裼于裼衣上又加一衣則全揜其裘使不見美故曰襲別無正服此論近是且錦衣以裼之與下文元綃衣以裼之綾衣以裼之之字指裘言非指衣言不得名此衣曰裼衣鄭謂袒而有衣曰裼正謂裘上著衣而仍見裘故注又謂衣必眞領以見裘也若襲則全掩裘然愚意更謂只此一衣開之則爲裼掩之則爲襲大宗謂裼衣上加一衣爲襲恐猶未是前儒之意謂裼爲至敬襲爲敬之殺義亦未安兩者各有取義未可以襲爲殺於裼觀無事則裼弗敢充也一語可見若襲輕於

裼則不應用不敢二字予謂此如禮有以多爲貴者有以少爲貴者蓋有以裼爲敬者有以襲爲敬者服之襲者充美也注充覆也謂覆其美也意欲與上文見美相對然充字訓覆它無所証此充字仍是充滿之義蓋多加一衣是充滿其美裼裘以見裘爲美觀（其意似今之反穿貴重皮袿）襲裘以多著一衣爲盛服（其意如今之正穿皮袿）之意各有取非僅爲覆其美也　衣錦絅衣二句按箋云褧是單縠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欲其文之大著庶人之妻嫁服䘿縠蓋今之亮紗此特嫁服不可執以訓裼襲遂謂衣上仍有一衣裳上仍有一裳也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孔疏謂裘與葛之外有裼

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正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爲裼孔意蓋謂裘之外有三衣愚謂孔疏非也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靑裘元綃衣以裼之之字指裘謂以衣裼裘著衣於裘之外而又令露見其裘故曰見美也古人裘之毛皆向外孔曰袒出其裼衣謂之爲裼是僅見此裼衣而不見裘蓋不悟衣所以裼裘而誤認此衣自爲其裼經文本無裼衣之名孔自造此名遂至誤解而裼襲遂判爲二衣愚謂裘之外一衣開之則曰裼掩之則曰襲至其解爲左袒出其袖義亦未安執玉奉君之際右臂則貫兩三衣左臂乃去其正服之袖是此

袖必虛垂於旁而無所麗當對越趨蹌雍容俯仰之際而一袖虛垂於腋側似非禮容或者束此袖於帶間勝於虛垂然行聘時忽而裼或而襲斯須轉變使臣既手有所持必不能又自上下其袖即在授玉之後而時而貫袖於臂時而揎臂出袖亦豈美觀乎愚謂此只是開其衿以露其裘之正中不與左臂相涉衿固可以反折向內舒卷皆不甚勞也又按疏中中衣孔意既判裼衣爲二則此中衣自指襲衣不知裼襲只是一衣此際不須別立中衣之目至中衣見於郊特牲疏未指爲何等之衣愚謂當是裘內之衣既非禮服亦非裼裘之衣也　孔疏又謂葛亦有裼衣東滙陳氏亦從其說愚意

又以爲不然裘之裼者欲見裘之美也葛則何美之欲見乎且如孔之意裘外有三衣則葛之外亦將三衣且葛之內必有親身一衣是夏日凡五衣古人恐不至如是之拙滯愚謂禮經固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服蓋別乎裘而言則凡春夏秋之衣皆以襲爲貴無事於裼也葛而襲者則袗絺綌必表而出之是也表之卽襲矣且所謂表者愚意是著綌於內著絺於外合之近體之衵則夏日三衣庶合於人情或謂表而出之謂以帛若布爲裏似今之夾紗殆非也

不涉裘而言裼者禮無其文不但葛無裼衣卽凡衣服除裘之外皆無取於裼耳　吳草廬曰直其領而露出裼衣爲

裼曲其領而掩蔽裼衣爲襲江慎修以吳說爲非蓋主孔疏左裼之說愚則謂吳說近是但吳謂露出裼衣猶之孔疏之誤而曲領直領所裼者亦太少似不如愚意開其襟則曰裼掩其衿則曰襲之爲得也

內則不有敬事不敢袒裼鄭注曰父黨無容孔疏未及而於內則服之襲也充美也下發其義曰事父以質爲敬故臣於君所則裼揣鄭孔之意皆以袒裼爲文也蓋泥於裼裘爲文飾而爲是言夫裼裘所以爲文者文在裘而不在裼今此之袒裼乃尋常之袒裼非謂裼裘故曰不敢卽如鄭孔之意然明著一袒字袒是肉袒經文別無他解而並指爲文天下豈

有肉袒而可目之爲文者乎先儒之拙乃至於此蓋不敢袒裼懼褻也若嘗父母而有敬事則亦袒裼如祭射則有袒雖嘗父母而袒亦可也不敢袒裼敬之常袒裼敬之變而爲敬之大譬如今人相見以科頭爲不敬以冠爲敬然臣之於君民之於長官又有時以免冠爲至敬試爲之說必嘗曰不有大故不敢免冠以此意解不敢袒裼之文斯爲得之江愼修乃主孔疏拘矣　蜀李雨村調元謂小衣是褻衣大誤又謂中衣但得襲褻衣不得襲裼衣亦不憭又近人范曾煒四書辨注疑裼裘是毛向外襲裘是毛向裏尤可嗤

樂記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鄭注以復綴以崇

爲一句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爲一句按六成復綴以崇天子當爲一句夾振之而駟伐當爲一句蓋樂以象治上文旣取象於左周右召故六成取象於尊崇天子崇乃尊崇之意夾振之而駟伐亦謂樂人之夾振豈謂天子之夾振哉於文義或可言夾振之而肆伐天子盛威於中國也斷不得以天子冠於夾振之上

禮記樂記韓詩外傳呂氏春秋並言武王下車卽封微子於宋史記則謂成王封微子於宋梁茝林曰武王封微子於宋爲侯迨武庚旣滅成王乃進微子爲公而承殷後愚按梁說是微子賢人也武王必不置之閒地俟成王始授封蓋封微

子於宋者尚賢也立武庚於衛者承紂之統也迨武庚自作不靖乃以微子之旁支爲殷後

白虎通引樂記曰塤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鐘兌音也柷敔乾音也

祭統君致齋於外夫人致齋於內此所謂外指君之寢所謂內指夫人之寢祭義致齋於內散齋於外專就君言外謂君之路寢內謂君之燕寢二者皆謂國君與大夫不同（大夫則宿於內而異室）

旅酬下爲上鄭注曰旅行也（此注今本無之）

哀公問政見家語博學之以下則子思所益非孔子對哀公

者

袁子才枚謂孔孟每借泰山為喻以泰山在邦域之中就近取譬也中庸乃言載華嶽而不重明是漢儒在長安就近取譬斷無子思居魯衛而思及華嶽之理此雖創論臆解却精確不易其它揣測說經處尚多不能悉合理矣

緇衣引葉公顧命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疾莊后毋以嬖御疾莊士汲冢書祭公解亦有此三語

格物之格訓來固非也訓至亦非也訓拒亦非也明穆孔暉論格物曰倉頡篇云格量度之也見文選運命論注此格字之訓最古者玉篇廣韻皆作此解又釋典經論有格量功德

及如來德何可格量皆唐以前語亦解作量度愚意格物之格當從此說

格物致知朱子所補之義誠爲空廓故陽明以格爲格其非心之格訓爲格拒以物爲外物然此物字承上文物有本末之物而來未可指爲外物也愚意以度量解格謂致知必須度量事物之理詩曰有物有則禮曰言有物而行有恒皆是此物乃品節條理之謂非飛潛動植之謂自治之道至致知而止致知在格物是爲致知下一注脚非如身心意知之遞加層次無論良知見知聞知皆惟恐其不合於事理必須就事物而度量之期於允當此爲善其致知之用非於致知之

前別有功夫故但曰致知在格物而不曰欲致其知者先格物也度量既審斯致其知而無弊故可曰物格而后知至也蓋惟聖人自誠而明學人皆自明而誠誠意求其誠致知格物則求其明是自明而誠之道耳朱子用力於大學中庸乃所補致知格物一傳殊不足以切理饜心不但改大學古本及三綱領八條目之非也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是教人逐物意移也惟其理有未窮故其知有未盡天下惟因知有未盡故理有未窮今乃倒言之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此所謂極者是何境界一事有一事之極萬事有萬事之極一事之極則作詩必李杜作字必鍾王

乃爲極也萬事之極則必窮神知化如孔孟乃爲極也學者何從致力又何能得當耶及其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萬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此尤不可解學記論學以年計功孔子自述亦謂與年俱進此乃期之於一旦若禪家頓悟之旨且何者爲表裏精粗何者爲全體大用皆不可指名即用力之久四字亦殊誤人當如何用力耶勢必即飛潛動植勞心苦思陽明以格竹不得遂斷爲格其外物實朱子誤之學者果依朱子所補此傳用力未有不自敝其精神者且如所言用力之久至於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全體大用無不明直是聖人地位豈可以概

學者且必待有如此學識乃可言正心修身則曠日持久無復正心修身之候矣若曰格致誠正原是一氣並進不分先後則著大學者何必區其先後耶　愚意自覺與朱子並不大悖惟朱子語似騖於高遠令人驚怖其言猶河漢其窮之一字尤爲誤人今就朱子原意擬爲之辭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求其理也葢人心之靈爲知而事各有理苟於事理未審則其知猶未精也是以學者於凡天下事之至吾前者當反覆揆度所以然之故與所以處之之宜必期無所差忒而凡事皆得曲當則達於理而不誤用其知矣此謂致知在格物如此似平易淺近學者可以共

喻　或言大學者大人之學固當於高遠求之不當出之於平易此殊不然所謂大者乃在治國平天下若齊家以至致知皆儒生本分無大小之別倘以格物致知爲神化之境則是先神化而後本分斯悖矣聖賢之言平實後儒執一句一字即强自爲神奇實其受病之處呂新吾謂伯夷伊尹柳下惠只格得一半然則世無孔子即不必言格物而並正心誠意亦不暇及矣平心思之作大學者果歸重格物至於如此乎譬之杜少陵每飯不忘君詩中固流露此意錢牧齋注杜乃句句裝入此意爲讀者所憎奉聖言而妄爲深求或故爲張大皆此類也　愚又揣朱子之意亦祇是前人優而柔之

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四語之意特措辭近於支離遂覺隔閡凡詞人學人立言皆有習氣理學亦不免讀之幽深元遠思之實不切於事情愚嘗謂朱子言語頗有以今之時文言之爛然成章可觀可聽而殊無實際不但有不可行者且有不能講者　又揣新語之意是誤解知至至字又震於朱子所謂卽凡天下之物而益窮之一語故重視格物以爲非至聖不能當未思至雖訓極而窮極與止極其用稍異知至謂知在此耳非謂窮盡天地萬物也愚且謂至卽是致字而脫其半古文往往不用偏傍卽事有先後之後與而后之后便不同

緡蠻黃鳥毛傳緡蠻小鳥皃朱注鳥聲不如韓詩章句緜蠻文皃　韓詩章句之解見文選景福殿賦及王融曲水詩序注

切磋琢磨分屬骨象玉石朱注以切琢爲淺以磋磨爲深非也以角代象亦非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孔疏曰此謂凡庸小人見此賢人而不能舉進於君假設舉之又不能使在己之先是爲慢也謂輕慢賢人也此解極合於理今解不能先爲不能早舉誤矣

冠義見於母母拜之見於母則拜卽在內謂子拜母而母答

拜非謂母拜子而子受之也然卽是子拜母而母答拜似亦太過余意九拜固有輕重高下之不同或者子則空首母則爲手拜以答之乎朱子論婦人之拜謂古人有母拜其子姑答拜婦者葢只跪坐在地但下手如今時之揖耳與余意正同

昏義后之下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鄭康成據此以注周官內宰寺人九嬪世婦女御諸職謂女御卽御妻愚謂昏義之說不可信夫人乃諸侯正妃之稱天子后之下不聞有夫人之稱妻者齊也從未有以爲妾之名者此內惟九嬪是天子貴妾而亦統於太宰其職曰各帥其屬以

時御叙於王所此謂九嬪分率衆妾以時進御於王也至世婦女御皆是女官不可以侍王寢者女御之職曰掌御叙于王之燕寢用一掌字與九嬪所帥進御者不同葢如掖廷令記長信昭陽之事非身供幸御故知爲女官而非侍寢者天官世婦經無人數注謂有婦德者春官世婦經謂每官卿二人下大夫四人疏謂以奄人爲之春官以奄人爲世婦則天官之世婦亦必是女官而亦非侍寢者且其職只在帥女官而濯溉祭之日陳具與内羞又弔臨于卿大夫之喪其非王之衆妾可知原昏義爲此言特欲以后與王相對王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遂撰此語以與相配其實並

無依據且又云王后聽天下之内治陽天下之陰事試思王后豈能盡治天下之閫門乎蓋無是理則斯言但取其與天子聽天下之外治陽天下之陽事相對爲文而已此文既是虛撰則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其爲但求儷於公卿大夫士之數而别無典故從可知矣鄭君信之而以之注經殆小誤乎

昏義謂王立天官三公九卿語亦大誤六卿卽是六官合之三公則謂爲九卿豈得複出而並舉之耶詳觀此條乃漢人妄說耳

頭陀寺碑注引禮記曰步中武象驟中韶濩所以養耳

蔡邕明堂論曰太廟太室明堂太學辟雍名異而實同袁準正論曰明堂宗廟太學事有不同各有所爲論者合以爲一取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宗廟之中當幽隱清淨而使學者處焉饗射其中俘囚截耳死生交錯人鬼𡡉瀆非其理也

蔡說爲短袁說爲長

天卽上帝也然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何歟求其故而不得遂有感生帝及燿魄寶之說

後儒說明堂之制多乖迕葢取明堂陰陽以爲說故語多不經明堂陰陽亦緯書之類見藝文志及魏相傳　盛德篇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卽其義也仍是太乙下九宮之法

周禮鼓人注曰雷鼓八面鼓也靈鼓六面鼓也路鼓四面鼓也鼖鼓兩面鼓也聶崇義三禮圖畫八面者一鼓而八出六面者六出四面者四出予甚疑其不便於擊且無意義宋陳祥道禮書釋云八面六面四面猶八枚六枚四枚謂以幾枚同奏爲節此語極得其解范鎮東齋記事亦主是說

周禮酒人奄十人鄭注曰奄精氣閉藏者未明言爲宮刑王安石新義遂謂民有是疾先王因擇而用之若以爲刑人則國君不近刑人況於王乎安石之意葢謂擇不男之人爲之也顧安得如許不男之人以爲奄耶

九拜稽首頓首空首振動吉拜凶拜奇拜襃拜肅拜注稽首

謂首至地稽留頓首謂首至地而不稽留空首謂跪而俯首至手上而不至地此三解皆是也振動謂兩手相擊肅拜若今之揖近似而未全是也吉拜謂是拜而後稽顙凶拜謂是稽顙而後拜奇拜謂是先屈一膝或謂一拜或謂倚物而拜褒拜謂是兩拜又謂是持物而拜此數解則皆未是葢振動如唐宋之舞蹈既拜而又振動爲吉拜謂尋常之拜凶拜卽稽顙稽顙近似稽首而以顙搶地尤爲廹切奇拜卽是半跪謂屈一膝非謂先屈一膝再屈一膝褒寬大也謂鞠躬深揖也肅拜如今婦人斂手之拜非如男子之揖書傳凡單言拜者皆吉拜其拜當是跪而舉手如揖又引手至地而俯首以

至手上視空首多一舉手鄙見如此後讀宋人愛日齋鈔論拜大略相似左傳文六年注頭至手曰拜手即今之叉手謂身屈首不至地

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鄭注三后六宮孔疏曰十二人也愚謂若此則十二卿二十四大夫四十八士后宮之官不太多乎此每官當是謂王與后兩宮王之宮兩卿四大夫八士后之宮亦兩卿四大夫八士庶合事理

周語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魯語天子曰入監九御九御之名正與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相應此九御乃進御於王者與女御不同也韋昭注九御九嬪也九品九卿也不以九御爲女御良是鄭

君解以時御敘于王所謂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自朔至望先卑後尊自望至晦先尊後卑是后與王同寢只在十五十六兩夜三夫人在十四十八兩夜其餘則九人共三夜若小建則在末之九人便虛一夕後儒頗以爲譏誚王亦安能一夜御九女哉然鄭君但謂其進於王固未謂王必盡御之特鄭君此言無所憑依以意爲之誠亦不足爲訓

天官有女史八人春官世婦下亦有女史每宮二人

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教九御明乎九嬪九御是王之妾若世婦女御則不待內宰之教豈非以其

爲女官耶

內宰佐后立市祭以陰禮古人前朝後市以朝爲陽市爲陰也然由古及今未嘗有后妃干豫孔之利者惟潘淑妃爲市正由於東昏之戲耳

鄭君旣臆譔進御於王之法又臆撰夫人以下分居六宮之制謂六宮者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尙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一人從后唯其所燕息是后無定居率此三十三人周流於六宮尤非情理且又不爲三夫人作計何也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此所謂內人固是王所幸

御之人蓋庶妾也鄭謂女御爲昏義之御妻注此因以内人爲女御愚意女御是女官非此内人

周禮宮刑鄭注男子去其勢婦人閉於宮中尚書孔傳男子去勢婦人幽閉尚書刑德放曰宮者男子割其勢女子椓之宮中不得出也大雅昏椓靡共箋謂毀陰書呂刑椓黥孔傳亦謂椓是毀陰蓋指男子而言非指婦人史記目嫪毐爲大陰人男子之勢亦曰陰也惟尚書大傳甫刑鄭注乃曰宮者丈夫割其勢女子椓其陰此解殆誤矣　又孔氏謂宮是淫刑鄭氏謂是男女不以義接之刑此亦臆造於事無徵古之制宮刑與劓刖相同非專爲淫夫而設寺人孟子太史公豈

辱夫哉

周禮言王日一舉白虎通言王自旦至暮四食

月令其蟲倮鄭君解爲淺毛虎豹之屬愚已辨其非矣原鄭

君之意因大司樂六變致神物有嬴物與羽鱗毛介並舉又

考工記天下大獸五膏者脂者嬴者羽者鱗者緣此遂以嬴

物當倮蟲而以爲虎豹也愚按說文於嬴字曰獸名象形於

臝字曰但也（即袒字義）重文作裸然則嬴物之嬴正當作嬴倮蟲

之倮正當作臝兩義本自判然特因嬴物訛作臝物遂牽入

於臝而滋誤臝之本字爲果臝無袒裸之義乃既誤以嬴爲

臝又誤疑臝即是裸故展轉謬解耳康成在祭酒後當以說

文爲準　𣎆物之解以考工記言之卽是獸以大司樂言之與毛物並稱不知作何分別下之象物鄭君以爲四靈亦恐未是　桑扈𣎆行蠭者解衣般礴𣎆皆當作𣎆形近而訛也般礴𣎆之𣎆字典引之曰或作𣎆蜾蠃之𣎆或作𣎆可見從𣎆之字易於淆溷　𣎆象獸形二徐皆未釋及愚謂此字之上疑非從亾從口當是從去㐬倒子也取其突出之意肉則象其壯凡則象其抵距𣎆物當是有角者未敢以爲必然

王莽作大泉其文曰大泉五十見漢書食貨志周禮外府鄭注曰王莽作泉布多至十品今存於民間多者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注語如此謂其文爲

大泉其値則抵貨泉十五也錢文本曰大泉五十而鄭注但曰大泉偶遺五十二字於義固亦無害賈疏乃曰王莽大泉值五十鄭君言十五者誤也是賈誤以大泉直十五爲一句若作此讀則下貨泉二字不詞矣且大泉五十中閒亦本無直字

士喪記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鄭注中帶若今禪襂愚按此謂婦人於明衣之外益以中帶非謂設中帶則不設明衣也惟釋文寫作襌襂則有可疑婦人之喪不陳褻衣見於禮經胡爲設襌且明謂中帶豈可指爲襌與襂耶賈疏謂明衣之制鄭不明言當與中帶相類其意蓋誤謂有中帶則無明衣

故疑二者必相類也然必非禪周時猶未有禪陸德明誤以禪爲禪耳

大戴禮之注朱子以爲鄭康成作王伯厚以爲盧辯作戴東原曰注引魏晉人說是盧辯也辯字景宣盧雅雨校刻大戴禮亦題爲辯注四庫提要亦定爲辯注矣

禮身爲大夫者則得稱爲夫子孔子爲魯大夫故弟子呼之爲夫子也皇侃論語疏

論語集注兩引吳氏曰賢賢易色大德小德不知爲誰朱子門人有建安吳和中雉新安吳叔夏昶臨川吳仲方琮臨江吳伯豐必大吳徵吳大年吳伯英

旅於泰山古讀旅如臚音見後鄭注又漢書敘傳大夫臚岱師古曰臚旅聲相近

哀公問社宰我對以使民戰栗夫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嘗疑此言必爲哀公而發非爲宰我宰我既爲弟子言而不當固宜教而正之豈得因其失而遂其非乎孫履齋示兒編云哀公之意謂弗用命者戮於社將謀去三桓宰我語蓋勸之而夫子則以爲三桓之勢已成未可遽去故以爲不說不諫不咎也哀公不能從卒致適越此解實獲我心使民戰栗洪容齋以爲哀公之語此意雖未是然亦以爲哀公欲以越伐魯不成而終失邦其原蓋出於此是亦以爲公

意在去三桓也　何休注公羊傳栗猶戰栗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有婦人焉馬融謂爲太姒宋

劉原父謂子不可以臣母以邑姜代之王伯厚謂論語釋文

予有亂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原無臣字

然宋本此兩書亦有有臣字者若無臣字於義難通也就使

無臣字而舉其母與羣臣爲儕終是不倫固不繫於有臣字

與無臣字顧以邑姜代之亦有未安列女傳歷舉賢后周室

上舉太姜太任太姒下舉宜姜獨不及邑姜惟大戴禮言邑

姜有胎教於他無聞尋其迹殆不足媲太姒化行於國之美

固不可與周召諸公比烈是則婦人當爲殷人無疑葢周才

不免借之於殷乃於唐虞之際義相發明前儒固有此論而目爲膠鬲則又未安鬲未嘗久事武王克商亦無大勳愚意殷人乃指太公望耳太公高年未入周以前固殷人殷才周用也其餘九人則周公召公畢公毛公榮公泰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　陶潛羣輔錄十亂有毛公無榮公兩公不可缺一也王伯厚曰石經論語有殷人焉注謂膠鬲

十亂中之榮公不知其名亦無事迹可見惟晉語云諏于蔡原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

淮南子道應訓武王之佐五人許慎注謂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毛公　合兩條觀之知榮公毛公皆與周召爲儕不可去

其一也　呂氏春秋武王之佐五人高誘注以爲周公召公太公畢公蘇忿生此是以聽爲之不足爲據

論衡曰孔子稱周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是以於斯指周而言集注謂惟唐虞乃勝於周固非古訓

子見南子或以爲南蒯昭公十二年南蒯叛計孔子之年不過二十一二三歲子路又少於孔子殆非也

子畏於匡或以爲衛地或以爲宋地左傳僖公十五年諸侯盟於牡丘遂次於匡杜注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又文公十一年叔仲彭生會晉郤缺於承匡杜注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是在衛者名匡在宋者名承匡孔子所厄當在

衛不在宋　莊子說苑韓詩外傳皆謂在宋殆不足據

寢衣長一身有半卽是被耳明見說文被字下朱注誤認爲衣裯非近人有疑爲今之短衫者謂一身有半是一身之半此尤妄說　今之短衫古謂之襦

古人引鄉黨多著子曰兩字　禮記曲禮注引當暑袗絺綌玉藻注引素衣麑裘緇衣羔裘黃衣狐裘儀禮旣夕引素衣麑裘論衡祭意篇引雖蔬食菜羹南史顧憲之傳引菜羹瓜祭李善注文選引君召使擯又引狐貉之厚羅願爾雅翼引不得其醬不食或著子曰或著孔子曰

崔子玉座右銘李善注引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不得其

莞然作子曰不作子樂

以吾一日長乎爾無吾以也以用也言我年長於汝輩今已衰老世無用我者矣王符說

北齊石動筩戲謂孔門七十二賢當是已冠三十人未冠四十二人蓋以冠者五六童子六七作諧語也然漢舊儀載雩祀舞人七十二冠者三十人童子四十二人恰與動筩之言闇合宋程大昌說

漢人注風乎雩謂雩祭且謂浴沂取象龍出水中其以三十與四十二分舞人已冠未冠之數正取冠者五六童子六七之義

論衡曰魯設雩祭於從水之上暮春謂四月既成謂四月之

服成也冠者童子皆雩祭之樂人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也饋祭也歌而祭也此謂周之四月益夏之二月時尚寒安得浴於水而風乾身乎夫子善點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

論衡孔子不能決公叔文子之然否心怪不信問公明賈以知其情是王充以問公明賈為心怪不信旣問之後乃知其情則未嘗以豈其然乎為疑詞也

召忽死於句犢（史記集解引賈逵注）故曰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溝瀆卽句瀆乃地名非推而納諸溝中之溝後漢書應劭傳昔召忽親于糾之難而孔子曰自經溝瀆人莫之知是固專指召

忽矣兩條是沈匏廬濤所說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韋曜博奕論引之以爲懼名稱之不建也

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皇氏義疏曰生時無德而多馬故民無所稱譽今作得

王粲登樓賦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兩事對舉顯見匏瓜不食是謂人不食匏瓜猶井渫之不可食謂非匏瓜不能食物也　翰注匏瓜爲物繫而不食仲宣自喻懼無寸祿之給葢循論語鄭注鄭曰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食冀往仕而得祿然語尚渾融固未明指匏瓜不能飲食也朱注闡

鄭意遂謂匏瓜不能飲食矣

放言包注曰放置也蓋謂默不言也

論語不施其親施謂刑而陳之見左傳不施其親即骨肉之親蔡而不殊之意

周有八士邢疏鄭康成謂成王時人劉向謂成王時人國語文王詢於八虞韋昭注八士也則又是文王時人

初學記二十七引逸論語曰玉十謂之區

論語集解序謂齊論有問王知道二篇今相承寫作帝王之王此是玉字作帝王之王誤矣逸論語所云玉粲之璱兮其瑮猛也又曰美哉璵璠云云皆問玉篇中語也

班史食貨志引孟子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斂野有餓莩而不知發蓋以豐年不斂凶年不發爲訓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萬鎰謂其貴重言有貴重之玉而不敢師心自彫必以付於玉人治國乃師心自用是如雕玉而不聽玉人矣何異猶言無異也教玉人雕琢玉謂令玉人聽我教以雕琢之法也此亦易解乃朱注誤謂萬鎰爲價之賤者而講家又解末句何異於教玉人爲何不同於命玉人全非語氣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引孟子曰吾善養吾皓然之氣班固答

賓戲皓然之氣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雪賦縱心皓然亦引此注趙岐注曰天氣也或作大氣也

魯人獵較蓋將以供祭左傳襄三十年惟君用鮮衆給而已獵以作祭備矣故夫子先正祭器則獵較自止

孟子廛無夫里之布當是泉布非布帛也

孟子是率天下而路也荀子議兵篇曰彼可作者路亶者也楊倞注路暴露也孟子謂若不通工易事則無衣服而體露無宮室而露處矣　集注謂奔走於道路固非舊注羸困之路亦誤句中並無羸困之意

文選張景陽雜詩注引孟子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一節螬

食實之實在夲字下將食之作將而食之文義似勝於今本

孟子百姓若崩厥角趙注曰厲角叩頭以額角犀厥地也王元長曲水詩序卭遷與陳伯之書注引並同今孟子趙注作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　愚按有叩頭二字是此是漢人語故用以釋經若稽首二字已見經文不煩再舉

九河故道在滄景間而碣石在永平河由滄入海不過百餘里何故又折而北入碣石此當再考

孟子號泣于旻天于父母當作怨於父母何琇說謂唐本如此

孟子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唐以前所引多作貪夫廉文選注後漢丁鳴傳王暢傳列女傳注袁宏後漢紀韓詩外傳第三

論衡率性篇

鄭語曰昆吾爲夏伯大彭豕韋爲商伯矛按五霸當據此文

又益以齊桓晉文爲是今以桓文及秦穆宋襄楚莊爲五霸

見於鄒陽獄中上書李周翰注

劉熙孟子注曰俗以二十五畝爲小畦五十畝爲大畦

司馬貞史記索隱謂孟子卒於周赧二十六年壬申年八十

四依此逆推則其生當在烈王四年己酉乃或謂孟子生於

定王三十一年或謂孟子生於安王十七年　竹書紀年梁

惠王三十六年與諸侯會于徐州以相王於是改元稱一年

又十七年而薨孟子至梁在惠王後元末年故稱惠王曰王

王稱孟子曰叟葢此時孟子在五十歲外乃史記謂惠王三十五年孟子即至梁是時惠王未爲王孟子未爲叟也國策宣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伐燕三十日而舉燕國與孟子合此是赧元年事取燕燕叛孟子之去宣王之薨皆相距不遠說者或謂伐燕有二一前則宣後則閔集注謂齊破燕後二年燕始叛皆牴牾不合

李陵報蘇武書李注引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此語不知果是孟子逸文耶抑李善譔括孟子之意而爲之也

日本孝經殆不足信　庾亮讓開府表李善注引孝經鄭注

非門到戶至而見之唐元宗注亦有不必家到戶至蓋元宗亦採鄭注疏所謂明儒於先儒注中撮其義理允當者用之是也日本孝經謂是鄭注乃無此語足徵其僞

孝經有今文古文之別石臺孝經今文也較之古文惟少閨門一章二十二字其餘則字有增減章有分合耳　此庶人之孝也下未引詩宋人所謂難倒司馬君實者有一本下引詩云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殆後人所妄增

孝經援神契謂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孟子趙注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

惡曰違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愚按孟子注不若援神契之精
孝經分章黄石齋謂分章本屬後儒妄斷以理度之自仲尼
居至以顯父母孝之終也爲一節夫孝始於事親三句爲下
文數節總冒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爲天子章之起句
至蓋天子之孝也爲一節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至蓋
諸侯之孝也爲一節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至
蓋卿大夫之孝也爲一節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至蓋士
之孝也爲一節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至蓋庶人之孝
也爲一節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
有也爲上文總結蓋以所引詩書爲每章起句此解甚新而

確不煩移易章句次序以夫孝始於事親三句爲揔旨以故自天子至於庶人三句爲揔結條理貫注實勝於相傳之分章也

爾雅釋詁台朕賚畀卜陽予也台朕陽之予乃予我之予賚畀卜乃賜予之予奚可同類並舉耶

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愚謂即是土戴石之崔嵬

爾近也雅正也疏訓如此相傳至今愚按詩彼爾維何疏爾麗也然則爾雅者麗而且雅耳

爾雅釋樂鼖毊經沂棧離灑巢和之類於他書無徵蓋彼時方言如說文解草木多以俗名釋之